



拍案惊奇

人在倒运的时候，
很难找到亲友。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拍卖行：北京翰海

1991年，香港佳士得拍出一幅徐悲鸿的《八骏图》，成交价为1000万港元。这是徐悲鸿生前最后一幅画作，也是他生前最后一幅公开出售的画作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 · - 北京：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99.11

ISBN 7-104-01155-2

I . 亦… II . 亦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2245 号

图字：01—1999—2902 号

亦舒作品集 拍案惊奇②3 亦舒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：100086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：3001—6000 套

ISBN 7-104-01155-2 /1.471 全套 45 册 定价：438.00 元

本册：9.80 元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(卫斯理)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畅销不衰，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目 录

有人喜欢凉	(1)
金色的心	(71)
拍案惊奇	(141)

有人喜欢凉

若安永远使人想起《有人喜欢凉》一剧中玛丽莲梦露演的角色。

热情如火的她永远遇人不淑，她说：“我不介意男人带一支牙刷便入住我家，但我希望他偶然也可以带牙膏来。”

他们总忘记有这么一回事，而且抱怨若安那支牙膏味道不佳。

比起若安，我实在可算是心狠手辣的女人。

留学时期，与兄弟同住，他永远不买牙膏，我喜欢换牙膏牌子，一日他在浴室大发牢骚，说他女友只用高露洁，所以高露洁才是高贵人士用的洁齿品，笨人才会采用其它牌子。

当日下午我就另外找了公寓搬出去。以后的十年当不认识这个人，愿他与女友，以及高露洁长命百岁。

很多时候性格控制命运，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。

谁都会在人生道路上碰见牛鬼蛇神，凡是说“只要我把本分做好，真金不怕洪炉火……”的

· 有人喜欢凉 ·

人，是根本没有出来处过世的人。不过不要紧，人要侮辱我，通常我坚决不接受他们的侮辱，他们亦无可奈何，久而久之，其怪自败。

若安就做不到。

这么些年了，还充满着激情，喜怒哀乐全露脸上，人家皮笑肉不笑的赞几句，立刻视那人为知己，等到败露了什么缺点，又立刻翻脸，随即马上后悔，设法挽回，到处解释，忙得团团转。

对男人尤其是这样。

人家都不打电话给她了，她还不懂得离场，一次又一次的留话，嘱他的女秘书、母亲、同事、佣人说，吴若安找过他。

是没有用的，不必对他们这么好。

每次对若安发出警告，她总是说：“你没有恋爱过。”

不能与她讲道理。

喜欢她是因为她有真性情。

而且她很少出现，来敲门的时候通常是因为他取牙刷走了。

十年前大家做同学，很替她心痛，也发过狠，教训过她，后来习惯她这种作风，发觉她乐在苦中，倒是不便干涉，开始怀疑她大智若愚，暗中享受。

我们的友谊颇为坚固，因为道不同、志不合。

从来没有见过她那些男人。

每次她挽着皮箱上门来，我都打开门欢迎，

“嗨，手提箱女郎。”我是戏迷，总爱把适合的角色派给她。

她自己的公寓留有太多痛楚的回忆，使她辗转反侧，所以要在我家暂住疗伤，直至另觅住所。

我想问：为什么你不住到他家去，叫他找地方搬？

或者搬家很好玩：新环境、新装修、新男友……

但她有她的乐趣，作为朋友，能帮就帮忙，不想帮就闭嘴，我不再做教育家。

十年前在温哥华，她住在父母为她置的花园小洋房中，妙龄、标致，那时流行银首饰，她戴满一手腕银镯子，左看右看怎么看都是个美貌动人的女孩子，圆面孔大眼睛，举止大方，性格热情。

所以他们都不明白若安为何要与我来往。

我是个锱铢必计，精明刻薄，一点不肯饶人的小人。

当时若安家中已有一个英国人。

二十四五年纪，在杂志社任摄影，疲懒、肮脏、傲慢、永恒的烂布裤与格子衬衫，人接近身上会发出股体臭，还看不起黄人，时常有意无意间侮辱我们，像“美国又有太空舱升空了，这次带了个黑人上去，上次有只长臂猿，下次该轮到黄人了”之类。

我憎恨他。

但若安却留他在家吃喝住达一年之久。不用

· 有人喜欢凉 ·

说，他从来没有买过牙膏。

后来他走了，大家松口气。

那英国汉找到更好的主人，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女人，在大学里任教，愿意供他继续做研究，他离开若安。

我笑吟吟把他的箱子自二楼摔下去，做一次好管闲事的八婆，有什么比堕落更愉快呢，不是常有这种机会的。

然而若安还是哭泣了。

我没有为她担心。

有部电影叫《天堂之路》。戏中的小孩问大人：“既然天堂那么美好，为什么咱们送亲友上天堂时，还要哭泣？”

大人只得说：“因为不舍得啊，同在飞机场、火车站、巴士站送另一样。”

小孩子恍然大悟：“那么哭泣是为了我们自己。”

谁还会不舍得那白鬼。

从那个时候，我成为不可救药的种族歧视者，不肯崇洋，把所有的外国人统称为烂鬼。

若安不以为然，我又同她吵。

四年大学，所有人都知道俏丽可爱的吴若安身后，有这么一个有潜力的小老姑婆，左右着纯洁无邪的她。

有一阵子，他们还说我心理变态，有霸占吴若安的倾向。

这样的谣言中伤连铜皮铁骨的我都受到损伤，连忙赶到时装店去买了许多粉红色的衣物，又赶紧去烫了头发。

正在喧嚷，就迅雷不及掩耳地毕业了。

仇人都一起在酒馆拥着唱欧兰珊。

若安与我都奉命受召回家，不准拿硕士博士。她当时之男友是牙科医生，尚有数年学业，乘机换风景，与她道别。

若安不用说立刻断了肠子，一本宋词成了箴言，李清照是她知己。我却在她身边展开地图，兴奋地计划到欧洲露营旅行。

我同她说，我会带自己的日用品，特别是牙膏。

那小牙医是泗水人士，我实在看不出整件事有什么前途。

我们一辈子生活在罪恶的大城市中，对大自然已无了解，鸟语花香与我何缘。那时外婆养一对黄莺儿，天天早上六点钟看到一丝阳光便叽叽喳喳唱个不停，我用枕头蒙住脑袋，暗暗咒骂：“用石头扔死你！”

所以泗水……

并且那小牙医有许多护士学生朋友，我见过他同她们看戏，买前座票子，坐到后座去，没有人格。

他用“可恶”两字形容我。

我太先进。

· 有人喜欢凉 ·

那时还未曾流行时代女性。

我俩并没有在大学内找到对象，携着衣锦还乡，长辈们大为懊恼。

花了那么一大票学费兼住宿，你以为真的光叫你念张文凭回来乎？二十老儿，还是孤身寡人，太没面子。

很快就与家长吵架，闹翻，非常不感恩的搬到外头住，一边找工作，一边安顿自己，立刻发觉生活艰难，人就这样成熟了。

三五年后，当那些在外国结了婚回家的神仙眷属十对有九对离异，而剩下那对也貌合神离的时候，上一辈不再催我们结婚。

单身女儿在时间与经济上都比较宽裕，可以照顾老人家。

他们的思想也搞通了。

与若安这样子要好，都没有同居。

对于生活的要求，各人不同，我不能与任何人夹用睡房与浴间，爱人也不行，若安只是朋友。

两肋插刀这种虚无飘渺的应允多说无妨，很少有实践之机会。

每早与人争用洗脸盆可真性命交关。

两个人都是大近视，谁不小心把谁的隐形眼镜冲掉都无谓。

与其两人合租一千平方米，不如各住一百平方米，袖珍可爱。

但我们总住一条街上。

·有人喜欢凉·

人情随着时代进步浅薄，渐渐不流行若安这种单纯的性格。以前谁在人事上吃了亏，总还能获得同情，在今日，那是阁下头脑不够发达，还到处宣扬，简直人神共厌。

我慢慢抬头，人们不再把我当小玉女背后的巫婆，在工作岗位上我显得英明神武，黑白分明，虽然很多人酸溜溜地宣称，“她呀，男女都骂，六亲不认”，相信他们也都心里有数，单凭会骂人还是不行的，骂人可以骂到这种收入地位，大学里要开办骂人的艺术课程。

阳刚的性格往往招致此类后果。

相反地阴柔的若安也干得不错，人们又在后面说“工夫好当然升得快”，指她肯在男上司身上用工夫。

若安为此非常不安，一句半句闲言闲语都能使她在早餐桌上托住香腮凝视。

我完全不明白她。

其实她的男朋友与她不是干同一行，对她事业根本没有帮助。

他是个有妇之夫。

若安的理论：“只有两种男人，未婚与已婚。”

我说：“只有两种男人，好人与坏人。”

“他是好人。”

“他不可能是好人。”

“思想狭窄。”

· 有人喜欢凉 ·

若安喜欢那种传统目光下英俊高大的男生，五六十年代走红的男明星款。

我眼中的牛肉饼是她的梦。

多年前她问我爱看哪个男星，我据实回答：哥伦布探长。

她张大嘴睁大眼睛很久都没合拢，很同情我的坏品味。

最低品味的人往往认为他人不识货，这是一定的是事。

她的男朋友总有三分似小生，头发梳得蜡亮，西装笔挺，全套名牌打火机水笔公事包。

没有灵魂。

但有家室。

我维持尊嘴紧闭。

他们是不会离婚的，若安也知道，所以她的风度很好，胸襟广阔，有机会付出是她的荣幸，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。

他什么都不给她。

她一切都给他，包括鳄鱼皮带与牙膏。

生女儿无啥前途，难怪在乡下，女人知道又产下女婴，会得嚎啕大哭，为自己一哭，也为女儿一哭。

那日在家里看旧版本的《块肉余生》，演爱斯蒂拉的少年珍茜蒙丝美得像只鬼，不像人。

至今最喜欢的作家是勃朗蒂姐妹与狄更斯，作品改编的忠实的电影，使我流下眼泪。

门铃一响，若安上来了。

奇怪，什么风，心中一盘算，原来是母亲节，某君总得装模作样去陪伴他妈，他孩子的妈，与他孩子的妈的妈之类，吴若安小姐得请移玉步到冷宫稍住，所以到这里来，我得把空气调节的恒温掣往下拨。

她手中抱一大堆吃的，还有一大把百合花。

我问：“母亲节该送石竹花。”

“讨厌。”她说。

我拍拍沙发垫子，邀请她排排坐看电视旧片。

我们都艳羡夏威咸小姐住的华厦，阴暗、神秘，一丝日光都没有（不用上班），布满蛛丝网，时间早已停止。

我笑，“这时做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他春夏与秋冬。”

电影完场，若安哭泣。

我吃掉半个巧克力蛋糕。

晚上我们做了红烧鸡翅膀，喝沙示，不吃饭。自八岁起就打算这样充饥，一直被大人阻止，被逼喝形态暧昧、有益身心的汤。

终于得到自由。

她一直哭泣。

若安有一双哭泣眼，不流泪也似泪汪汪，水灵灵，非常风骚，喝一两口酒，更加不得了，简直风情万种。

这是异性告诉我的，在同性眼中，没什么稀

奇，差点劝她去看眼科医生，瞧瞧是啥毛病。

我知道不妥，再为影片感动，也不过是三五分钟的事，一定是她自己发生悲剧。

我问：“他走了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我松口气，真好。

“我借《鹿鼎记》给你消磨时间。”

“看过了。”

“这种书值得再温习。”

她摇着头，泪花四射。

整件事过程只有八个月。

她搬到我家，睡在客厅。

一个月后，信用卡公司给她寄来近五万元的单子。

若安惊呼，“什么，往返火奴鲁鲁机票两张，希尔顿酒店七日房租，玉珑珠宝公司……”

我不以为意，电脑时时搞错，一个电话可以把事情熨平。

谁知她大哭。

我放下报纸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不是钱的问题……”她说。

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她出过附属信用卡给他，他至今还在用它签单子，叫她负担。

我完全不明白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，一笔糊涂帐。

他怎么会做她的附属分子？他自己没有信用卡？